

金都风雨

(捷)弗朗杰歇克·库布卡著

徐 哲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981. 北京

金都风雨

——《百年风云》之一部

(捷) 弗朗杰歇克·库布卡著
徐 哲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981·北京

František Kubka

Mnichov

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

praha

1956

(本书原名《慕尼黑》，由译者改题《金都风雨》)

金 都 风 雨

——《百年风云》之一部

(捷) 弗·库布卡著 徐 哲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)

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印厂排版

北京大兴诸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787×1092 1/32 12.75 印张267千字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3,000 册

书号: 10215·34 定价: 0.80元

出版前言

本书作者弗朗杰歇克·库布卡(1894—1969)，是捷克现代著名作家之一，在五十年代初期获得功勋艺术家称号，著有《巴莱切克的啼笑》和《百年风云》等长篇历史小说。

《百年风云》由七部独立的小小说组成，把从一八四八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，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前后近一百年的捷克民族的风云变幻，通过马尔蒂努一家祖祖辈辈的经历和遭遇，如实地、生动地反映出来。

《金都风雨》(原名《慕尼黑》)，是其中一部，着重描写捷克斯洛伐克从独立到被出卖这二十年中的风风雨雨。该书帮助读者了解：捷克民族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，捷克人民是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人民，他们懂得自由、独立的价值，痛恨外来的侵略和干涉。作者用了大量的史实，不仅揭露了希特勒疯狂的扩张野心，而且也揭穿和痛斥了慕尼黑悲剧的导演者们嫁祸于人的险恶用心。

本书的伟大现实意义在于，它将不断提醒人们警惕慕尼黑事件的重演，同时告诫那些具有绥靖主义思想的人，切不可步张伯伦之流的后尘。

内 容 提 要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正在大学读书的杨被征入伍，赴俄作战，后投奔红军，在西伯利亚爱上了一个姑娘，结婚后留俄工作了几年，才带着妻儿回国，在母校完成了学业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但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，只靠写些诗文弄几个钱。后来通过一个好友的关系，结识了总统的朋友、诗人萨麦克，从而得以接近总统和要人。时值总统和右翼的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。因杨知道反对派中某将军一些丑事，他们就利用他与右翼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斗争。为了斗争需要，杨被安排到《民主日报》当了编辑。杨才能非凡，渐受重用，不久被派往国外当记者。他在日内瓦遇到了大学时代的同学，第一个恋人玛莎。她是间谍机构的人员，奉命出国把杨改造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。两人的感情原就藕断丝连，少不得要重温旧梦，做出些荒唐事来。但是杨为人正直，且多少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，故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信仰。数年后，他从巴黎又回到布拉格，祖国的上空已经笼罩着战争的乌云。他利用报纸的阵地，与国内外法西斯进行了坚决斗争。由于张伯伦之流一味推行绥靖政策，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府终于不顾人民的愤怒和反对，向侵略势力屈服投降，接受了慕尼黑的出卖。

仿佛末日来临，早晨七点钟了，天还那么黑。

寒风凛冽，雪冻冰封。

这天早上，莫斯科大街上挤满了行人。他们双手插在兜里，行色匆匆，既不是急着赶去上班，也不是争先恐后地去挤布满白霜的电车。无论是穿着脱毛的皮袄或旧大衣的男女，还是穿着军服的士兵，头上全都戴着皮帽，耳朵、脖颈和下颏围得严严实实，踏着厚厚的雪，留下很深的足印。他们或者成群结队，或者像个孤单的幽灵，默默地朝红场走去。在莫斯科河桥上和由小广场通向练马场的各条大街上，正烧着一堆堆熊熊的篝火，供人们经过时停下烘烘手，暖暖脚。清道队已在夜间把积雪扫至路旁，但是路面上又结了一层薄冰。

寒风不时扬起地上的浮雪。

几个身穿皮衣、腰束皮带的男人，向快要熄灭的火堆里添着木柴。冰块刚在发烫的柴灰下面嗤嗤融化，立刻又冻了起来。茫茫雪雾泛出了红霞，太阳终于在商场后面的树梢上升起，但却穿不过灰蒙蒙的雾幕，活象一个燃烧着的铁球在天际滚动。

士兵们穿着羊皮大衣，戴着高高的羊皮尖帽，背着上有寒光闪闪的刺刀的步枪——十步一哨——纹丝不动地站成一条长长的警戒线。警戒线两侧——从工会圆柱大厅直到尼古拉

塔门——站着黑压压的无比哀伤的夹道人群。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的夜间，他们在此守候了一个通宵，以便今晨目送运往克里姆林宫墙旁陵墓的灵柩。当盖着红旗的黑色灵柩从雾中钻出时，人们纷纷脱下皮帽，向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鞠躬告别。

莫斯科在安葬列宁。

莫斯科在慟哭，泪水刚刚涌出便凝成了冰粒。

旗杆上半垂的红旗被雾霭染成了黑色。布拉仁教堂的台阶上站满了人群。他们头顶上空的红旗，以及陵墓右侧悼唁台上的红旗，都被雾霭罩上了黑纱。斯巴斯克塔钟敲了九下。

在一片寂静中，鼓声从工会圆柱大厅传来，一群受惊的乌鸦飞向克里姆林宫的屋顶，哇哇哀叫不止。

杨·马尔蒂努捏了一下年已花甲的奥古洛夫的手。

“过来了！”他低声说道。

“好好看，别忘了这个日子。”奥古洛夫说。他脱去右手的手套，捋着花白的胡子。指头抹下来时，胡须上的冰珠纷纷掉落。他的胡须常常使杨想起阿莱士画中的胡斯将领。

鼓槌敲击着黑色的毡呢，鼓声显得空荡、深沉而悲切，仿佛起自墓穴。然后从远处透过迷雾传来葬礼进行曲的悲哀乐声。警戒线两侧的人群中，妇女们泣不成声。

杨·马尔蒂努和西伯利亚第五军政委奥古洛夫站在伊尔英斯街口，虽然距离不远，但是照样看不清对面的陵墓和悬挂着红旗的悼唁台。透过雾，只能隐约见到它的轮廓。陵墓前的雪地上，有两个一动不动的方块队伍。那里是列宁将要

安息的地方，由红军守卫着。从掺和着道道红霞的雾里传来战马的嘶叫声和嗒嗒的马蹄声，影影绰绰地见到一个骑兵昂首挺胸地举着马刀坐在鞍子上。

莫斯科沃雷茨大街上的乐声由远而近，乐队反复奏着同一支进行曲，同一支悼念先烈们的挽歌。

这支乐曲人人熟悉。他们安葬阵亡战友的时候，唱的就是这支歌，无论是在一九〇五年、一九一七年，还是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。

此刻为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演奏的也是同一支乐曲。

工人和士兵抬着花圈，花圈成千上万，均用纸花紮成，一律系着红纸飘带，上面写着黑色或金色的挽联。

站在警戒线上的士兵全都戴着长耳风帽，甚至连嘴也捂在里面。但是缓步行进的三列仪仗队的士兵却露着下巴颏，没有把高高的皮帽上的帽檐翻下遮住耳朵，个个象瓦兹涅佐夫画中头戴钢盔的英雌。光滑的石块路面上虽然撒了一层柴灰，但是他们的钉子皮靴依然铿锵作响。他们整齐的步伐，宛如有节拍的低沉的掌声。仪仗队前面的一名骑兵把缰绳勒得很紧，以致马的唾液直从笼头流出，滴到地上结成冰碴儿。当政府成员抬着列宁的灵柩走到布拉仁教堂的时候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云雾已经消散，午前的太阳在红场泻下一片金光。白发苍苍的克鲁普斯卡娅穿着丧服跟在灵柩后面，这时第一次抬起头来，对着太阳眯起近视的双眼，嘴角似乎露出了一丝笑纹。然而她立刻又垂下头来，将下巴颏埋进围脖里去……

杨现在已能看清整个红场和尼古拉塔门，以及站在那里

默默哀泣的人群。人们头顶飘着呼出的水气，男人都光着脑袋，年老的妇女在地上半跪半坐，由背着刀枪的士兵组成的两个方块队伍一动不动地默然肃立着。站在最前面的是骑兵，战马身上落了一层白霜。一位体胖的大胡子骑在黑马上，他身着哥萨克大衣，头戴阿斯特拉罕羔皮帽，是广场上所有部队的总指挥。台阶上有人用手指着，惊奇地喊道：“瞧，他是布琼尼！”但是人们立刻制止了他。此人不见得就是布琼尼，不过他骑的倒是一匹最漂亮的骏马，马的额头上还有颗白星呢！

“他在彼列科普骑马连马镫都不用！”有人继续称赞布琼尼。政府成员们抬着列宁的灵柩一步一晃地行进，他们穿着长皮大衣，戴着黑皮帽，蓄着长短不一的胡须，脸颊冻得通红。

太阳又躲进云雾，灵柩象一叶黑舟，在天际茫茫的云海中荡漾。

这时，莫斯科所有教堂的塔钟开始齐声哀鸣，商场附近的人群放声恸哭，连鸟雀也跟着哀叫起来。棲息在特洛依茨克塔顶和伏克雷申斯基广场公园里的乌鸦，这回全部飞向高空，凄惨地哇哇叫着越过军械库，在教堂金色圆顶和绿色的司法大厦的上空盘旋，愤懑地乱噪了一阵以后，又纷纷飞落在克里姆林宫围墙上和商场的窗楣上。一只又冷又饿的老乌鸦，停在传令台的边沿上，生气地哇哇直叫。

“不祥之兆，”一个戴着眼镜的胖老头儿在杨的背后吹着胡子喃喃地说。

“对您这个投机商人来说才是不祥之兆呢，”旁边两人反驳了他。

在一片肃穆中，人们将花圈一一敬献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，寒风吹得花圈簌簌直响，掉落的纸花飞向对面的商场。妇女们见了跑去从地上捡起来，装进自己的衣兜。

“带回留作纪念！”她们表示歉意似地说道。

站在伊尔英斯街口的人，可以见到陵墓旁边有一簇灰蒙蒙的人影，其中裹着皮大衣的高级官员，逐个儿登上悼唁台坐下。

“印度人大概感到很冷，”称赞布琼尼的人又说道。

“不过中国人很经冻，”有人跟他答讪了一句咳嗽起来。

在悼唁台的前面，在伊尔英斯街口，在米宁和鲍扎尔斯基纪念碑旁，在斯巴斯克教堂门前，民兵们先后点起了堆堆篝火。烟雾渐浓，由灰变黑，熊熊的烈火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。现在已不老是奏着一种乐曲了，而是有好几种不断地交替着。正在奏起的是肖邦的哀曲。

斯巴斯克塔钟敲了十下。

“悼唁仪式现在开始……”简短的号令冲破云雾，在议会大厦塔顶回荡。接着奏起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进行曲。

士兵们列队从鲍克洛夫斯基军营正步走来，脸一律转向右方，瞧着停放在陵墓前架子上的灵柩。陵墓暂由木料搭成，涂了一层灰漆，人们都知道不久将用大理石改建。在悼唁台前通过的，首先是步兵队列接着是机枪连和炮兵部队。由肥壮的战马拖着大炮辘辘而过之后，手持长矛的哥萨克骑兵马蹄得得地驰来，矛的尖端上飘着三角小旗。然后是身着飞行服的航空兵和穿着大衣而又露着脖子水兵，末尾是机械化部队，士兵们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笔直地坐在汽车和摩

托车上。

“一支崭新的军队，”奥古洛夫政委兴奋地说。

他啧啧称羨，这天头一回面露笑容。

这时军队的先头部队早已过了莫斯科河桥，沿着满地白雪和空荡无人的花园大街，正在走向自己的营房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也已列队走至红场。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走在最前面。大会已于昨日开幕，加里宁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口号已经写在标语牌上，由代表们举着走在队伍的前面：

“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！”

二十人一排的游行队伍已走了四个小时。这是一支朴实无华的游行队伍，如潮水般涌流着，人们杂乱地晃动着举在头顶上的旗子，男人们力图踩着音乐的节拍行进，但是穿着高筒毡靴，不能像穿着军靴那样走得铿锵有声。妇女们穿着皮袄、羊皮或水獭大衣走起来不大利索，衣服和鞋子尽管朴素，但是她们的队伍仍然显得多姿多采，因为不少妇女穿着布鞋、厚厚的彩色长袜和绿色棉袄，这种棉袄跟在西伯利亚并肩战斗的中国工人兄弟穿的一样。她们的头上还裹着绒毛围脖儿，白色的，红色的，带花的，两端还有五彩缤纷的穗子，搭在棉袄的后背上。

晌午，虽然严寒略减，但是无论怎样加快步子，也不能使冻僵的身子暖和过来，何况此时已经饥肠辘辘……

他们行进时，个个默默无声，神情肃穆，无限悲痛。他们的眼里闪着忿怒。

命运之神夺走了列宁的生命。列宁之死，多半是由于他被无产阶级敌人的子弹打伤未癒所致。

“已故的列宁将比活着的列宁更使敌人胆战心惊！”普铁洛夫厂的代表们举着这样的标语牌。

“拿出十倍的力量投入战斗！”另一个标语牌写道。

他们走到灵柩前时，纷纷将举着的红旗垂下，坐在悼唱台上的人轮流起立，向垂下的红旗举手敬礼。

伊凡诺夫—伏兹涅申斯利的纺织工人则举着横幅标语：“工人们携起手来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！”他们果真手拉着手，从尼古拉塔门向前迈进。

篝火一直燃烧着，民兵们把整段整段的树干添进火堆。刺槐是从亚历山大公园砍来的，民兵还砍伐了克里姆林宫内的部分果木。

将近三点钟，太阳又从云雾钻出，在其周围呈现出一轮玫瑰色的光圈。

“又一个不祥之兆！”那个戴眼镜的商人低声说，但是这回无人理睬他。

在士兵组成的警戒线外，不少人在雪地上坐下，用硬邦邦的雪块擦着冻僵的鼻子，或者脱下靴子和裹腿布，看看脚掌倒底冻成啥样。一个姑娘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好心的姐妹们立即将她扶起。一些穿着邋遢棉袍的老太婆们也都苦丧着脸，煮了一锅热茶来叫卖。

“一戈比一杯，一戈比一杯！”她们喊叫着。

大家已累得不能动弹。

太阳周围玫瑰色的光圈忽然苍白起来，在乳白色的天空渐渐消失。阳光越来越弱，不一会儿就全然消逝，太阳这天再不露面。

当民兵和公安部队走过来时，天色已开始黑下来。他们

向前行进，头顶未举红旗，一律穿着新制服和皮大衣，手中端着枪，俨然是一副准备冲锋的架势。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一……”有人叫着口令。他们使鞋跟轻轻地着地，踏着上冻的泥浆，踩散的柴灰和雪末，无数纸片和花瓣在他们的脚间乱飞。

游行队伍的末尾是十辆摩托车，其中一辆的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紫色的火焰。

“现在正在安葬，”奥古洛夫说，他的嗓音有些嘶哑。在工会圆柱大厅和练马场之间，成千上万的人立在警戒线外，原来冻得缩脖哈腰的人，现在都挺直了身子，举目朝陵墓望去。

此时，一切进行得似乎都很迅速。

两排担任警戒的士兵，跑步从两旁围住列宁的灵柩，按口令卸下枪，迅速整好队形，再把枪扛在肩上。

斯巴斯克塔钟敲了四下。

军乐队奏起令人热血沸腾的乐曲——国际歌，一遍又一遍，直至三段乐曲全部奏完。

八位穿着黑皮大衣的领导人步下悼唁台——一边四人——站在灵柩两旁，蹲下将它抬起。

陵墓门前有五级台阶，门的正上方书有“列宁”两个正楷大字。跟在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和灵柩后面的人，大概是苏联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。

他们抬着灵柩进入陵墓的过道，入口处的两名卫兵举枪敬礼，礼毕又把枪背在肩上。这时，所有工厂的汽笛同时齐鸣。汽笛的悲鸣声和哭泣声响彻莫斯科的上空。空前之多的汽笛的鸣叫声令人震耳欲聋，肝胆欲裂。其声无比悲壮，既

含有深切的悲痛，又充满胜利的信心。

此刻，列宁的遗体已抬进陵墓的正厅。列宁身材矮小，前额很大，双臂平放在身体的两侧，穿着浅褐色的外套，身上盖着巴黎公社的红旗。为了保持他原来的体形和光泽，遗体进行过防腐处理。灵柩安放在不高不低的基石上。

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和莫斯科市郊开始鸣炮致哀。

伊里奇的葬礼到此结束。

在这一时刻，不仅莫斯科听到了鸣笛声和炮声，而且列宁格勒、基辅、乌拉尔和巴库所有工厂的汽笛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、伊尔库茨克和海参威的汽笛，波罗的海、北冰洋、黑海和鄂霍次克海上船舰的汽笛都在悲鸣，在巴黎、柏林、伦敦、马赛、布拉格、芝加哥、墨尔本、北京、横滨、孟买和雅加达的街道上无不听到悲切的哭泣声。全世界受苦的人都在哀悼，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，显示自己充满胜利的信心。

红场上的人群不久散尽，悼唁台旁几辆黑色轿车嘟嘟开动，在结有薄冰的场地上掉过头来“嗖嗖”驶离，随即消逝在黑暗中。

篝火仍在燃烧，因为夜间还有游行队伍要来，一批接一批——游行将延续至黎明。

寒气更加逼人。雾霭渐渐消散，空气里充满晶莹的水气。不久水气逐渐散去，举目仰望，只见夜空如洗，繁星闪烁。

“你把塔妮娅忘了吧？”走过莫斯科河铁桥时，奥古洛夫问杨·马尔蒂努。

“没有，”杨答道，“一刻也没有忘。”

“很好，”奥古洛夫老头说。

2

杨·马尔蒂努已等了三天，妻子还没有分娩。

在为列宁举行葬仪的前夜，他把塔妮娅送进叶卡捷琳娜医院。革命后，人们仍然叫着医院的旧名。医生给塔妮娅作了检查以后，叫杨放心回家，因为她还不到分娩的时间，真正的临产阵痛尚未到来。

杨把塔妮娅交给护士妮娜，托她给予特别关照：“她身体很虚弱！”

“不要紧”，护士笑了笑说，“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很关心。您走好啦……明晚打电话来问一问。”

“要等到明天？”

“在这之前不会有什么事，”护士嫣然一笑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细牙齿。杨心里想，叶卡捷琳娜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一定觉得他有点可笑。难道他们不知道，塔妮娅就要生孩子了吗？

“您们在一起生活多久了？”护士问。

“四年了！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告别一声走吧，您的妻子该睡觉啦！”

塔妮娅也笑了，但不像妮娜护士笑得那样无忧无虑，无所牵挂。

“你上奥古洛夫那儿去吧！”她说，“别一个人呆在家里！”

她拥抱他、亲他。她的动作显然不如以前轻盈灵巧了，而且脸上也有了变化。

他走出病房，在走廊上听到许多婴孩的哇哇哭声。可他听了不像哭声，倒像一群海燕在水面嘻戏欢笑。他想：

“他们欢笑，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人间。”

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坐上一辆马车，前往住着奥古洛夫政委的招待所。这个招待所在沙皇时代就有了，一直设在沃尔霍夫，大厅里和旋转楼梯上都铺着退色的地毯，楼道里有张桌子，一名穿着狐皮大衣，嘴唇抹得鲜红的女服务员，正坐在桌旁值班。在潮湿的墙角，饰有一棵纸做的棕榈树。左右过道各有十个房间，政委奥古洛夫住在二十一号。

“同志，您还不如呆在家里呢，”女服务员的声调里带有睡意。

奥古洛夫从桌旁站起来，桌上有一盏红罩台灯。

“你到冰窖里来啦，”他说。他穿着皮大衣和靛靴。

“暖气管又裂了，你可脱不得大衣。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塔妮娅的肚子开始痛了，我刚把她送进了医院。”

“到時候了，”奥古洛夫喃喃说。

“一个人待在家里难受，所以到你这里来过夜！”

“很高兴。你就盖我这件皮大衣吧。”

他动手招待杨。他煮了热茶，切了块香肠和白面包递给杨，然后自己也吃起来。

“你们已经等了好久啦。”

“可是就像等着一场暴风雨似的，心里老打鼓。今天下

午塔妮娅打盹的时候，不一会儿就醒来了，说是梦见了妈妈。”

“是她自己要当妈妈啦，”奥古洛夫说。“我不象埃及的预言家那样会解梦，但是说她要当妈妈，准没有错。”

“万一死了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塔妮娅！”

“她不仅不会死，而且还要给你添一条新生命呢！”奥古洛夫庄严地说道。

过后他讲，明晨将为列宁举行葬仪，他想带杨一起去，以便让他永远记住这个悲痛的日子。

“你打算回老家看看，呆一段时间再回来。不过也可能一去不复返，故乡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。比如我吧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，总有一天要回到西伯利亚去。你跟我们一块生活了好几年，在车站的列车上，在军营中，在茅棚里，一起受过冻，挨过饿，吃过苦。然而你一直觉得很愉快。虽说是因为家中来信，说你如果不回去，妈妈就要死，所以你才想走，但是，召唤你、驱使你返归故乡的，并不只是你的母亲，还有祖国！你常跟我们说，是瓦西里把你带到我们贝加尔湖来的。不对，其实你早就来了，只不过路上就搁了。有什么法子呢？路程这么远！记得在比乌哈诺夫，当我们站在教堂台阶上时，你向我们走过来，那时连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你已受着某种思想的支配。我看了看你，便跟你聊起托尔斯泰，沙皇的战争和列宁。我非常高兴，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，一个奥匈帝国的上士跟剿匪部队的战士会很快亲近起来。这期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变化之大，可谓天翻地复，